

NAIHETIAN RENJIANQINGNONG

奈何天 人间情浓

李美 /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 SHE

奈何天人间情浓

李 义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奈何天人间情浓/李义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702—079—2

I. 奈...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815 号

Naihetian Renjian Qingnong

奈何天人间情浓

李义 著

责任编辑:周新英

封面设计:尤蕾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插页 25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702—079—2/1·19

盼父葬母哭新，從風弱柳，月送秋光，坎
壈人生說，訴侵時悲涼。李家人再生爹娘，
暗忖想，恩怨重彰。嘆一生，欲說還休，無
語東洋。
難忘，為人師表，結伴天涯，
喜得蛟鳳，志存高宏，好年華，病入膏
肓。愛難斷，痴情一片，恨蒼天，毀我孤
妝。一縷魂，飄揚尋覓，夙愿未償。

玉蝴蝶 紀念李孟茹 癸未年春天 李孟淑

故事梗概

日本战争孤儿村田千鹤兄妹四人，分别被四家中国百姓收养。书中主人公李玉茹（村田千鹤），被李家兄弟收养，三位女性先后把她视为己出，她们利用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保护抗日力量的办法，在苏联军队面前保护了她。书中通过李玉茹和李家失去父母的孤儿的对比的方法，描写了李家兄弟不顾老一辈的反对，含辛茹苦，齐心协力抚养她的过程，写了她的成长、读书和工作，也写了她在亲情、同情、爱情的感情纠葛中失意的初恋以及结婚生子，直至病榻前的生离死别。书中还以李家兴衰变迁和四个日本战争孤儿生活为辅线，写出了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写出了有苦有甜、缠绵悱恻的爱情。

全书再现了中国百姓无私无悔抚养日本战争孤儿的历史，用铁的事实告诉人们：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的胸怀是宽大的，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情感是伟大的。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友好，是中日两国友好的传统和基础。

代 序

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发现》掠食者解说词：

日本移民东北揭秘一个跨越几代人的阴谋，从一九一四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三十多万日本移民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政府赋予他们的使命，是永久地霸占这里。把白山黑水间辽阔的土地纳入日本的版图，由于日本移民的侵入和迫害，无数中国东北农民顷刻间流离失所。

日本移民思想源起何处？自从上个世纪初，一批处心积虑的日本上层官僚——他们是儿玉源太郎、石滕新平、福岛安正，就企图移民中国东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几次移民阴谋均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之后，另一批移民鼓吹者迅速出现，以民间教育家面目示人的加藤完治和关东军少佐东宫铁男联手推动武装移民，在今天黑龙江省桦南县一带，“弥荣村”、“千振村”成了“国中之国”。其移民活动计划之严密、手段之凶残，显露出日本对中国的图谋远非英法式的对殖民地的统治。

两位普通的日本移民：松田千卫、岩间典夫，他们受日本政府的蛊惑，同时也贪图享受占领者的生活，一步步地沦为罪恶移民侵略者。

他们作为侵略工具被告知将永远在这里生活，个人身份也由所谓的“开拓团”变为伪“满洲国居民”，然而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日越来越近，他们的靠山——“关东军”就要把他们抛弃了。

而这段惨痛的历史在今天日本仅仅剩下两个名词——“遗孤”、“残留夫人”，并诉说悲情，然而其背后的阴谋与罪恶却被永远地、同时也是刻意地遗忘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东北松花江畔小城巴彦，同全国一样沉浸在日本投降的欢乐中。

永不驯服的松花江是我国第三条大江，像一条玉带飘落在东北大地，是东北大地的母亲河。它流经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流过数不清的岁月，慷慨地润泽着两岸肥沃、富饶、沸腾的黑土地，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关东汉子，记载着人们的恨与爱、苦与乐、生与死，是一首流淌的歌，是吟唱着时代的乐章。是一座不落幕的大舞台，演绎出人世间大义凛然的民族情，同甘共苦的手足情，温柔缠绵的爱情。奈何天，人情浓。

松花江流出哈尔滨后，江水向南转个弯，继续向东流去，巴彦县就位于松花江转弯的窝窝里。从地图上看，松花江恰似一条彩带，托起了巴彦县。在江水转弯处，县内第二条大河流——少陵河流入了松花江。河口处有老巴彦港。说它是港空有虚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停靠的码头，没有候船室、台阶等任何建筑设施，整个港毫无人工修建的痕迹。仅仅能停靠小火轮，上下船靠跳板。别轻看了这个港口，在那个连马车都稀少的年代，是巴彦人和货物上去哈尔滨，下去佳木斯、富锦的主要通道。每当春夏之交，冰释江开。小火轮来了，几名工作人员来了，上上下下最多十几名乘客和少许货物，热闹一会。船一走就冷冷清清，只有江水汨汨的向东流去。偶尔也有打鱼的小船，在蓝天白云下，宽阔江面，一叶扁舟，渔翁草笠

蓑衣，双桨划开水面，层层浪花叠落，衬托江南岸红色、白色石褶子，是一幅极为美丽的风景画。

古朴典雅的巴彦县城，在老巴彦港的北面，距老巴彦港十几里路，路是多年不修的土路，走的大多数是木制铁轮车，路窄沟深，经常陷车。

巴彦原先叫巴彦苏苏，有的说缘于蒙语，有的说缘于满语。不管是蒙语还是满语，都赋予同一个含义：富庶的地方。一马平川，黑油油的土地，土质膏腴，生长着满山遍野茁壮的大豆、高粱、苞米、糖麻。松花江里盛产鲤鱼、鲫鱼，巴彦是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县城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城，东、西、南、北保留了完好的四个城门，遥遥相对。城外挖有丈八宽的城壕，更显得巴彦小城历史久远。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巴彦苏苏商、佃人等，为黑龙江将军克唐阿，宿将齐齐哈尔副都统增祺，建立的东、西牌坊，屹立在正大街的两十字路口，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巴彦“古迹”，也是巴彦人的骄傲。东西牌楼之间路的两旁，青砖瓦舍的商铺和鳞次栉比的住房。以东西牌楼为中心，井字型街道笔直延伸。

八月十五日光复，是全国人民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住在巴彦的日本关东军和太阳、双龙、裕德三个开拓团，争抢车辆和物资，在关键时刻关东军要抛弃开拓团，日本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当地居民也都涌上街头看热闹，万人空巷，庆祝胜利，看看骄横的小日本也有今天。还有的人乘乱拾拣和哄抢日本人的东西。进来的军队，名义上是苏联红军，实际是杂牌军。其中的“白军”也胡作非为，追逐妇女，寻找“马达姆”，年轻女人要时时处处加以防范。大街上一片混乱。

是日，蓝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几片白云像海上的船帆，在晴空飘游。巴彦县城东西牌楼之间，人

流攘攘，日本人牵衣顿足，妻子喊丈夫，儿女哭喊爹娘，声音撕人肺腑。再加上中国人欢呼胜利的口号声，唏嘘日本人逃跑的狼狽景象，震破了巴彦小城的天空。

年轻气盛的李老七，中等身材，瓜子脸，浓眉，唇厚，平头，身穿上蓝下黑的中式服装，也挤在人流中，急匆匆地奔向日本人开的滨北铁路株式会社巴彦分站。他在那里开汽车，和站里的日本人交往较多，还会几句日本话，也深受日本人的欺负。老七走到位于西牌楼北侧的株式会社，门口挤满了争着上汽车的日本人，个个垂头丧气，板着铁青面孔，叽哩哇啦的喊叫。老七已分不清哪个认识，哪个不认识。看到这吵吵闹闹的场面，心里想：“往日你们点头哈腰的斯文劲儿哪去了？”

老七走进院里，院里的汽车荡然无存，只有满院是日本人争抢上车散落的柳条箱和花花绿绿的洋布、衣服。由于日本人堵住了门口，没有其他中国人进来。

老七拣起了一个较大的柳条箱，打开了箱盖，装满了洋布、衣衫等物，扛在肩上准备回家。忽然，一位嚎啕大哭的日本中年妇女，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跪倒在面前，说了一通日汉结合的日本话。老七大致听懂了：这位女孩没有爹妈了，求他为这位小女孩找一个认养的人家。一边说一边拉小女孩跪下，但女孩倔犟得就是不跪。还没等老七弄清是怎么回事呢，中年妇女把女孩推到老七面前，爬起来跑了。待老七缓过神来，跑到院外去追时，日本中年妇女爬上的汽车已经向西门开去，任凭老七怎么喊，也无济于事。

老七只好又回到院子里，见那个女孩仍站在那里，眼泪盈眶，但没有哭出声。老七用日语问道：“那个妇女是你什么人？”那个女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回答。

李老七为难了，世道这么乱，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我上哪去找愿意领养的人家，更何况还是个女孩子。急得老七在院

子里团团转。想到街上去找人问问，刚转身向院外走去，女孩子突然用两手抓住了老七的衣服，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救救我！”说着泪如雨下，这回女孩哭了。老七一惊：“孩子你会说中国话！”

日本孩子一哭，把老七的心哭软了，不能不管这孩子。也是急中生智，忽然想到领养这孩子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何不为六哥领回去，既让六哥、六嫂有了孩子，也为小姑娘找到了栖身之处，就是这个主意。

把柳条箱重新扛在肩上，左手领着小姑娘回家了。

一个日本女孩，走进了李家大院，引起了一场场风波。

在巴彦县城关镇，北二道街离城壕不远的李家，是这条街的大户。由于祖上都是外作木匠，这半条街的房子大多都是李家建的。现在哥四个住在一个木板杖的大院，有五十多米长的院脖子，两道木制大门，分成内外院。内院一溜排开六间毛草屋顶，前面是用青砖砌的，当地叫做门前青房子。每个屋里上下两扇的窗户，上扇木格子外面糊着白色窗纸，可以用木棍支开。下扇四周一圈糊纸的木格子，中间是一块较大的玻璃，一般情况下扇窗户是不开的，但可以从槽中拉起来。六间房从东往西依次住着老三、老五、老六、老七，每人一间半。这六间房子最大特点，是每三间都是独立的，中间有一米多宽的“胡同”，房顶却是连着的，下雨是淋不到的。这个“死胡同”也生出了不少叫人啼笑皆非的鬼神故事。院里东有三间厢房，一半用于住人，一半堆放杂物，东厢房的南侧，是堆放劈柴和喂马的草垛。和东厢房相对的是一个较大的马厩，最多时养了五匹马。马厩的南面依次是狗窝、鸡架和猪圈；中有停车场和活动场所，最多时停过二辆胶轮大车。正房两侧分别是男女茅房。外院除了中间道路外，用木板围起来的菜园子地，间种着樱桃树。整个大院后面也是樱桃、沙果和李子树，再往后面就

是大片菜地。春天樱桃和李子花盛开，争芳斗艳；夏天满院葱绿，蓬勃旺盛；秋天果实累累，一片金黄；冬天白雪皑皑，缕缕炊烟。四季景色装点和打扮着李家大院，马嘶、猪叫、犬吠，六畜兴旺。一看就是个殷实家庭。

李家亲兄弟五人，是一奶同胞，同父同母，都读过几天书，念书最多的是老三李文斋和老六李文玉。李文斋在县里粮库当账房先生，是一家之主。为人有洁癖，只要在家，手中不会放下鸡毛掸子和扫帚，掸东掸西，扫来扫去。老六李文玉是县署财务科雇员，细条的个子，国字脸，面容清癯，不怒而威。哥五个中属老六文文雅雅，谈吐举止有文人的风度。就是结婚多年不生育。老三和老六两个人每年都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老四李文力继承祖业当了木匠，干木活时木屑伤了左眼，下眼皮些许外翻“疤拉眼”，迎风流泪。自小过继给伯父，独立门户，住在邻院，和住在李家大院的四兄弟又隔了一层，对四兄弟的事参与也较少。老五李文台高度近视，成天眯缝着眼睛，看什么东西，必须举在眼前，欲说是看倒不如说是闻。不讲穿戴，说话声高，说出的话分不清文雅和粗野。哥几个数他读书最少，又最愿听才子佳人和武侠小说，自己又读不下来，拿着小说去找表哥杨大怀，央求人家给唱小说。有时甚至动用父亲的“权力”，让自己的儿子给读小说。受旧小说的影响，最讲哥们义气。老五经营着李家最大的财产，最兴旺时两辆胶轮车、五匹马。在巴彦城这个不通火车的地方，无论客运和货运都是靠马拉胶轮车，也是李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老七李文更先是和老五一起赶大车，后来考入哈尔滨市的一个驾驶员训练班，学会了开汽车。那个年代开汽车，神气得很，巴彦县城总共也没有几辆汽车，还都是日本人的。老七在日本人的运输社当司机助手，开着车哈尔滨、呼兰、木兰、通河到处跑，没读万卷书，却跑了万里路，见多识广，俗称“车豁子”。

在这个大家庭里还有个举足轻重的人，就是哥五个的二娘李姜氏。李姜氏的丈夫早年去世，屋漏又逢连阴雨，自己的独生子，也就是李氏哥五个的二哥，又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李姜氏恨透了日本人。李姜氏儿子被抓走后，和自己的儿媳妇合不来，总是吵架，家里过得很困难，这才搬到侄儿家住。她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矮胖的身材，线割的眼睛。偏偏又爱擦胭脂抹粉，头后梳着发髻，额前留着一面斜的大刘海。头发上抹的油蹭亮，像牛犊子舔了一样，苍蝇落上都打滑。经常把手心用舌头舐两下，再去捋一捋头发，使头发板正光亮。动不动还拿出长辈的身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只不过哥几个既不听她的，也不轻易惹她。

这一家人哥五个，怎么排出老六、老七，那是按着当地习俗，老大、老二是远房堂兄。

李老七直接把孩子领到了哥哥老六的屋里。听说老七领回一个日本孩子，全家人都围到老六房里。只见日本孩子身穿一套已经弄脏了的标准日本学生服，小翻领白色布衫，领子是蓝色的，胸前飘着蓝白相间的飘带，袖口上镶着二条蓝色的杠杠，白色线袜，黑色皮鞋。一头散乱的乌黑浓厚的齐耳短发，圆圆的脸盘被泪水冲得混划的，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仍然挂着几颗泪珠。是一个见人爱的孩子。

日本女孩站在炕沿边，背倚西墙，垂下头，眼睛看着炕席。女当家的老三媳妇，走上前问道：“听说你能说我们的话。你几岁了，从那疙瘩来的，你爹妈呢？”

“……”

大伙七嘴八舌问东问西，日本女孩既不看人一眼，也不说半句话，不知道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李姜氏手托大烟袋也走过来，一看日本女孩百问不答，气不打一处来，用长烟袋杆扒拉着女孩衣服，嘴里骂道：“这小

王八崽子主意还很正，还有点小鬼子的劲头。鬼子都跑了，连你都不要了，你还装什么蒜。”

小女孩用眼珠斜视一下李姜氏。这一斜眼又刺痛了李姜氏，想到自己未归的儿子，转过身来吼道：“老七！这个小日本鬼子还敢瞪我！从那疙瘩领来的，快送到那疙瘩去，不要给家添吃饭的嘴，更不要说养活仇人的女儿！”

李姜氏越说越气，“小日本垮了，你二哥还没有回来，是死是活都说不准，你们还能有心养日本人！”

李姜氏痛哭起来，时而用烟袋敲着炕沿，时而指着老七：“连抓走你二哥的日本鬼子的女儿，你们都要养，能对得起你二哥吗？”嘴里仍在不停的骂着，但头发丝毫没有乱。老三媳妇急忙过来：“二娘，你老先回屋去，这不还没说留下吗。”

李姜氏被老三媳妇扶回了房间。老七嘟囔着：“好好享你的福得了，乱管闲事。”

此时，老六还没下班。老七被李姜氏这么一闹，心里也没有底了，把气出在老六媳妇身上。

“六嫂，给你领来一个孩子，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吗！”

六嫂本名张之雅，娘家是破落书香之家，受过几天教育，为人处事大面上过得去。张之雅身材短小，黑喳喳的鸭蛋脸上，长了一双有神的大眼睛，上身穿着带大襟的白色布衫，下身穿着蓝布裤。头上梳起抓髻，瘦小中透着精明，整洁中透着秀气。由于没有生过孩子，虽已三十多岁，长相不老，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张芝雅心想：“今天七弟给自己要来一个孩子，又问自己怎么样。”心情非常复杂，苦辣酸甜一齐涌上心头：

结婚十年天天盼孩子，不争气的肚子偏偏生不出来孩子，在以男性当家封建的家庭里，女人不生孩子，罪莫大也，除了受丈夫的欺凌，还要受家人的白眼。每当妯娌生孩子坐月子，

自己都要哭几次，偏偏妯娌们又生个不停，七个、八个的生。今天老七给要一个孩子，虽非亲生终究是有了孩子，女孩是娘的贴身小棉袄，心里有几分高兴。又一想虽说小日本投降了，但市面很乱，动乱使这个大家庭收入一天少似一天。二十多口人，每天三餐靠红瞎瞎的一个粒跟着一个粒的高粱米粥和大咸菜度日，领来一个孩子又多了一张嘴，家里人怎么看，是不是又要吃白眼？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老七的问话好。便说：“老七啊，这件事你别问我，我也作不了主，得和你六哥和三哥商量才能定。”

老七原以为六嫂会乐开花，不想不冷不热的回答，叫老七为了难，要送走孩子又没地方送。只好等六哥李文玉和一家之主的三哥李文斋回来再说了。

阳历八月还是盛夏，头顶上一轮烈日，所有的树木都没精打采、懒洋洋地站在那里。好在东北的天气，太阳一落山，凉风习习，暑热全消。

晚上，一家人都回来了。当老六媳妇把老七领孩子事告诉了老六，老六又看了看孩子的小模样十分可爱，心里便有些喜欢，嘴里也没吭声。

老三和老五住的这三间房，是李家主要活动场所。晚饭照样哥四个和表哥杨大怀，在老三屋里炕上，放上方桌，盘腿大坐。李姜氏住在老五北炕，单独放小桌独自用餐。女人和孩子们都在外屋长条桌上，桌子放在靠北墙，正对堂屋的门，桌子两旁是长条凳子，十几个人吃饭坐不下，女人们大多都站着吃。

李家哥几个共同爱好，就是喝酒抽烟。晚饭无论是菜好菜坏，还是有菜没菜，就是就着咸菜，都要喝点高粱酒。喝了几口酒，作为一家之主的李老三，以固有的严肃态度说：“外屋条桌来的小姑娘是你们谁的亲戚？”

其实老三也是明知故问，因为一进屋，媳妇就告诉了自己，这么半天无人主动讲，便试探地问了一句。

“这是我为六哥要来的孩子。”老七回答说。

“这孩子的来历你弄清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都在什么地方？”老三继续问道。

“这个孩子是个日本人，父母都不在了，是在运输社院子里，一位日本妇女硬塞给我的。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老七把运输社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老三看看老六、老七的表情，心想这事是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因为要往回送都没地方去送。再说老六的确应该有个孩子，要本地的孩子，长大了还说不清楚，引来不少麻烦。日本人跑了，孩子也回不去，会真心真意跟着他。更何况分家的想法在自己的心里琢磨很久了。顺水推舟地说：“老六什么意见？”

老六说：“孩子都领来了，往回送都没地方送，就收下吧。”

“老六同意那就留下吧，顺便说一下，去年定的把老五屋里二儿子小申子过继给老六，怎么没有过老六屋里去，是不是都一起过去，老六也是一儿一女。”老三一锤定音地说。

哥几个的话被外屋的孩子们听见，对日本女孩喊了起来：“留下你了。我们家多了一个日本人噢！”

这一喊惊动了西屋自酌自饮的李姜氏，放下酒杯，操起长烟袋下了炕，越过外屋直奔东屋。

“要把日本小兔崽子留下来，你们都不想一想，是谁把你们的二哥抓去的，一提到日本我就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一口吞下小日本。现在可好，你们让我天天看见小日本鬼子。你们这是诚心撵我！”说着嚎啕大哭。

“二娘，快上炕头坐，有话慢慢地说。”老三急忙打圆场

说。

“我不上炕，你们要告诉我，不能留下小兔崽子！老二的孩子们过来吃顿饭，都遭你们大人孩子白眼，你们却有钱有粮养日本人。”李姜氏重操旧业，用烟袋敲打着炕沿。

“二娘，你老要分清楚，关东军是关东军，开拓团是开拓团，那是大人干的事，与小孩子有什么关系。”老七担心被李姜氏搅黄。

李姜氏一听，老七你敢顶我，索性坐在地上。用烟袋锅子敲打地板，双脚乱蹬，左手指着老七。

“老七都是你惹的事，你赶快把小兔崽弄走。老六你要孩子我去给你要。老三一定不能留下日本鬼子。你们都不能忘掉你们的二哥！”

以老三媳妇为首的女人们，看李姜氏闹得实在不像话了，七手八脚的要把李姜氏扶回西屋，当走到外屋时，李姜氏从搀扶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冷不丁的用烟袋砸向日本女孩，嘴里骂到：“爹妈死了活该，你滚回日本去！”

李姜氏快到西屋门口了，忽然转过身来，伸长脖子向东屋喊起来：“老三，你要把小日本留下，我就把老二的孩子全部领过来，吃你穿你，你看我能不能干出来！”

李姜氏回西屋后，哥几个都绷着脸，喝着闷酒，心里老大不高兴。老三放下筷子，点起旱烟袋，抽了几口。把气出在女人们身上。

“你们外屋的老娘们，舌头根子太快，这边还没说完呢，你们就传过去，生怕这房子里闹不起来。”

女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伸伸舌头，眨眨眼，没人敢反驳。

老七着急了，转过脸问：“三哥，到底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方才不是说了吗，只能留下。不过你们不